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歐陽永叔文

黃公渚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陽永叔文

黃公百選註

學國學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文叔永陽歐

註選渚公黃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ELECTED ESSAY OF OU YANG SIU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UANG KUNG CHU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叙

一 歐陽修之生平

歐陽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吉州永豐人，生於宋眞宗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父觀，泰州軍事判官。修四歲而孤，依叔父曄居隨州。母鄭氏，教以讀書爲文。仁宗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入朝，爲館閣校勘，與修崇文總目。范仲淹貶饒州，司諫高若訥以爲當黜，修貽書責其不知羞恥，高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徙乾德令，武成軍節度判官。召還，進集賢司理。又出通判滑州。慶歷三年，知諫院，拜右正言。仁宗嘉其敢言，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知制誥必試，特除之。——宋初以來，知

制誥免試者，僅楊億、陳堯佐及修三人。——奉使河東，還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黨論興，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忌者遂因修孤甥張氏獄，以貲產事中之，落職，出知滁州，自號醉翁。徙揚州、穎州。至和元年，還爲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痛抑時文險怪之習，文格以變。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預定策立英宗爲皇子。英宗立，『濮議』起，修謂稱本生父爲皇伯，無據，御史呂誨等詆爲邪議。神宗卽位，蔣之奇、彭思永等，以飛語連其子婦，劾修，罷爲觀文殿學士。知亳州，移青州、蔡州，更號六一居士。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閏七月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著有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問三卷，外制集三卷。

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啟四六集七卷，奏議集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古錄跋尾十卷，書簡十卷。

二 歐陽修在文學史上之位置

中國文學，自漢魏以後，駢儷盛行，詞藻富麗，其病也，摶摻堆砌，不務實際。唐時韓愈氏出，始以古文爲倡，冀以『挽狂瀾於既倒』，故有『文起八代之衰』之譽，實則愈雖創爲古文，而儷偶習氣，尙間有存者，朱晦菴謂：『其文亦變未盡。』殊非苛論。且因數百年積習之深，當時除愈外，僅有柳宗元及李翱、皇甫湜等，同爲古文，亦不盡爲時人所從；是以經唐末五季，以至宋初，四六文仍盛行。且變本加厲，務爲新奇，僻澀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怪誕如『周公作圖，禹操舂鍤，傳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基』之類，皆見時文，剽剝故事，支

離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詞，文體大壞。楊億、劉筠輩，學問雖博，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聲勢，一時稱『西崑體』。韓柳之文，早已束之高閣。獨歐陽修於舉世不爲之日，與尹洙、蘇舜欽兄弟等，提倡古文，不遺餘力。據修記舊本韓文後，乃於十五六時，在隨州李氏家壁間敝筐中，檢得韓文六卷，脫落顛倒，幾無次第，乞歸讀之，愛其深厚雄博，苦心探討，至忘寢食。後官洛陽，始與尹洙等議論，並出所藏韓集，補綴校定，以資倡率。又因試士衡文，深革時弊，務求平淡典要，凡怪僻知名之士，盡黜之。所舉如曾鞏、蘇軾兄弟等，後皆爲古文大家。

——蘇洵、王安石，亦修所薦舉。——事後，囂薄之徒，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至不能制。修屹不爲動，卒變文風。在修之前，雖尙有柳開、穆修等，爲之椎輪，然僅去華就實，雖稍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未若修之博大。故就中國文學史地位而言，修實爲韓愈後提倡復古，推翻偶像文學之第一偉大作家。

秦漢諸子以降，文章作風，約其大端，可分爲『陽剛』『陰柔』二類，其說創於清桐城姚鼐。鼐復魯絜非書云：

「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如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月，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滲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惝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

可謂形容盡致。惜抱書又云：『宋朝歐陽曾公，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尤爲知言。蓋修爲文，雖得力於昌黎，然昌黎文格雄偉，得之於陽剛；而修則變而爲陰柔，其風神獨妙處，又非韓之所有。吳敏樹謂：『歐珍舊本韓文如異寶，

而爲文輒不類。』不類云者，卽『陰』『陽』『剛』『柔』之判也。後世作者，如明之震川，清之方姚，所謂桐城一派，其文往往夷猶澹宕，『陰柔』多而『陽剛』少，淵源所自，非修莫屬。故修實爲陰柔古文家之先河，卽謂其爲桐城派作家之初祖，亦無不可。

三 關於歐陽修文章之評論

歐文在文學史地位，既如上述。至關於其文章之評論，亦復不一，茲列舉當時諸人所推稱者，以見一斑：

「文備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未能過。」

……見吳充歐陽公行狀。

「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鶩，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

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見韓琦歐陽公墓誌銘。

「著於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見蘇軾居士集序。

「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同上。

「天才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無施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見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見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見曾鞏祭歐陽少師文。

以上所舉，或不無言過其實，及阿私所好之處，然其以爲自漢以來，五百餘年，始得韓愈，自愈以來，三百餘年，始得歐陽修，推崇之詞，則幾於衆口同聲，後人亦無可異議者也。

大抵修之爲人，天懷樂易，性情肫摯，故其文章，亦委曲紆徐，神韻繚邈，特多抒情之作；而又博極羣書，好學不倦，遂能刷削凡猥，出以自然。朱晦菴云：『歐陽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底字。』又云：『歐陽公文字，敷腴溫潤。』姚惜抱云：『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近人吳曾祺云：『其平生所歷，往往能各見性情，不肯於風格之正。』均爲篤論。惟

曾文正有言：『文之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此雖在修，有時亦不免此病。故包世臣藝舟雙楫，於修之序記，即有『庸調』之譏。吳曾祺亦云：『不善學者，習其腔套，便有依響附聲之誚』也。

顧修之爲文，其苦心孤詣，不肯草草將事處，迥非後人率爾操觚，徒爲油腔滑調者，所可比擬。修嘗謂謝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見歸田錄。周必大云：『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歐陽文忠晚年，取平生所爲文，自編次之，今所謂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一夕大寒，燭下至夜分，薛夫人從旁語曰：「寒甚，當早睡，胡不自愛自力？」此已所作，安用再三閱？寧畏先生嗔耶？」公笑曰：「吾正畏先生嗔耳。」』慘澹經營，可以概見。在翰林時，嘗草春帖子詞，仁宗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

忘規諫，眞侍從之臣也。』雖小品文字，亦自不苟，其他可知，後學者當以是爲作文之法。

四 本編選文雜評

歐陽修全集，計百五十餘卷，卷帙繁富，其中除制誥、奏議、經說、時文、詩詞、雜著以外，散文作品，不下數百篇，故歷來各家選本，取舍不同，出入互見，本編抉擇其尤爲精粹者，凡四十六篇，加以詮釋，以便學者研求。更就所選各篇，采錄舊聞，間亦參以鄙見，略爲品評，俾資參考之助。

(二) 賦

賦爲風雅變體，取工駢儷，古文家罕所沿襲，居士集亦不多見。

秋聲賦，描寫精靈，末以人世憂勞致慨，於悲秋中寓警悟之意，可謂神品；

東坡赤壁點鼠諸賦，多取法於此。

(二) 論

歐陽修之論，平直詳切，蓋多進御之作，此體爲宜。

本論淵源於昌黎原道，而特多探原之說，前人謂『歐公本論不行，則昌黎原道終爲虛設』。洵不誣也。至拈禮義二字，爲闢佛根本，尤與理學諸儒，斷斷於心性之爭者不同，見識高絕。

朋黨論以『小人無朋，君子則有』二語，爲一篇綱領，徵引佐證，確鑿不移，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者是已；文亦明白曉暢，易於啟悟。

縱囚論以『不近人情』推出太宗好名之心，一發破的，通篇反覆駁詰，精悍犀利，作僞者直無所置喙。

(三) 墓誌

修文名冠一時，故所作銘章亦特多，於江鄰幾文集序，曾自言之；雖亦不免有諛墓之時，然其述生平朋友之喪，及存亡離合之感，則聲淚俱下，情文交至，不多得也。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典重翔實，無一毫溢美之詞，而范公之爲社稷之臣，自然可見，此修平生第一經意文字；至叙范呂晚年交懽事，尤足以表范公光明磊落之襟懷。

石曼卿墓表，章法極變化，叙次亦明淨無枝蔓；後幅慷慨激昂，不負曼卿之奇節矣。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空明澄澈，毫無滯機；叙盛衰生死之際，尤爲嗚咽。胡先生墓表，莊重不佻，自與其人相稱。

瀧岡阡表，借太夫人口中縷述先德，造語極有分寸，而太夫人之賢亦自

見中叙太夫人處，寥寥數言，安貧樂道之懷，躍然紙上，有畫龍點睛之妙；末言己之立身，本於先澤，詞亦得體。爲文不事藻飾，而語語咸從真心，情中流露而出，誦之使人感動。舊記謂：『碑成渡江，爲龍神所取，以硃圈文中「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語雖無稽，然其文章價值，信足驚天地而泣鬼神也。

張子野墓誌銘，與堯夫墓表，同一沈痛，二張與修交厚，而仕宦不進，無功業可以鋪張，瑣叙平昔交游雅故，感慨繫焉，轉覺一往情深；描寫處亦極生動。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寫來便與西漢經師相似；銘詞奇崛，逼肖昌黎。

黃夢升墓誌銘，通首只寫其有文不遇，節奏之美，可泣可歌；銘詞卽引夢升文以發其哀，亦有叫應。

尹師魯墓誌銘，修以尹爲文，簡而有法，因取其意而爲之，卽得其體；尹妻怒其簡略，固請添換，後卒請韓琦別爲墓表；修有論尹師魯墓誌一文，略謂：

『述其文曰：「簡而有法。」此惟春秋足以當之；舉其願與范公同貶，及臨終語不及私二事，則平生忠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可知；又銘文云云，其語愈緩而意愈切，詩人之義也。』參看是文，便悟此篇用意結撰處。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首尾均以師魯襯說，情文相生，章法井然；中叙子漸憤惋以卒，感慨淋漓，銘詞悽咽動盪，有變徵之聲。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因子美得罪，緣其婦翁杜公之故，即從杜氏叙起，勢極排募，篇末唱歎而出之，尤爲悱惻動人。

梅聖俞墓誌銘，章法全倣昌黎貞曜先生墓誌銘，而出以深婉，蓋聖俞詩窮，略如東野，而歐梅交情，亦不亞於韓孟，故有意爲之。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趣所在，與其大節氣概，讀之如見其人，文亦崢嶸酣恣之至。